

毒藥

梁仁遠著

力學書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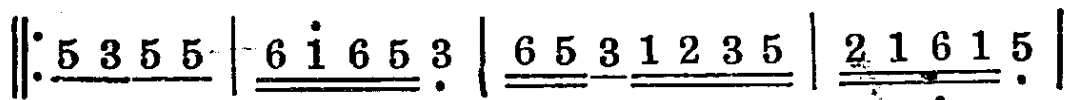
戲
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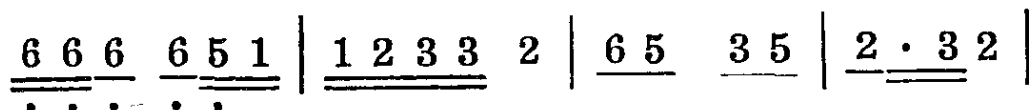
劇字
144

E 調

莫吸鴉片 $2/4$ (作者自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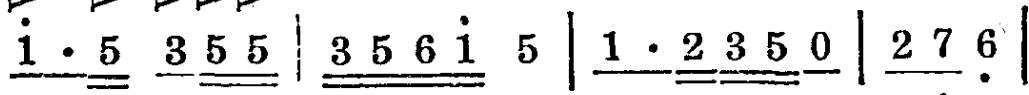


勸人切莫吸鴉片 鴉片的禍害大如天
又黑又瘦又骯髒 駝背彎腰一見就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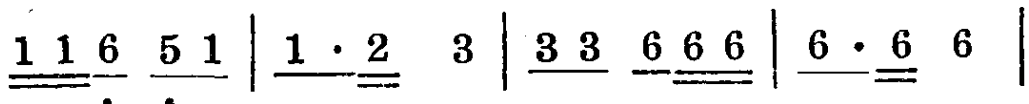


你看他丟下正事不想幹 整天睡在烟燈前
漢奸賣國賊他都幹 不愛國家只愛錢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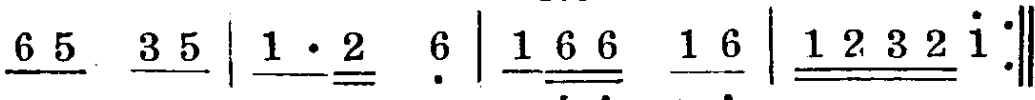


現錢吃完他不著急 先賣房屋後賣田
烟鬼漢奸是同樣的罪 斫下頭來無人憐



顧不了父母和妻兒 一家飢寒他全不問
烟民不除國家衰 禁絕鴉片民族健

rit.....



弄得家破人又亡 討飯做賊不要臉
勸人切莫吸鴉片 鴉片的禍害大如天

毒藥剪影

『毒藥！』

仙朋的媽——胡氏——緊捏着一罐鴉片膏子這麼叫着：『毒藥！』

她終於吃『毒藥』殉了她的丈夫——張季伯，但季伯仍苟延着生命，因為他係慢性地服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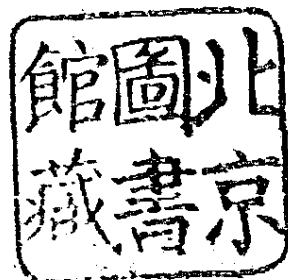
× × ×

十年後，毒性發作了，季伯（這時他名叫顧孝柏）在慘死以前羞慚地說：『我的罪是不可赦的……我爲了要吃『毒藥』，就做了危害國家民族的漢奸……我是家庭的罪人，國家的罪人，內心的罪人……』

於是從二層洋樓上跳下來！

× × ×

有人同情顧老先生，也難怪，原來他犯罪是由於漢奸頭子匡老二和小流氓孫根本兩人所引誘



809020

的；但誰叫他抽上鴉片，以致家破人亡，逃奔異地，而不得不鑽入人家的圈套呢？你沒有聽見本年『六三』紀念那天，政治部祕書張天鴻編的那個歌子麼——『勸人切莫吸鴉片，鴉片的禍害大如天……』

× × ×

當然，罪大惡極的壞蛋決逃不出國法的羅網的——匡老三被擒了，孫根本當場槍斃，真是大快人心！

× × ×

只苦了幼年喪母的顧善韻。她爲了一家人的生活，終止了學業，每日侍候着爸爸（顧老先生）和弟弟（小寶），還要討好躲在三樓的孫老鼠（根本）。幸有樓下的張祕書不時來談談心，才稍許澆滅了她的青春的哀怨。

因此，她傾心張，稱他爲導師。同時張假如沒有她的助力，也不容易捕到這三個民族的大敵。

可是，事情就弄糟了；這其中不幸都牽連到骨肉關係。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人』。

先是張季伯聽信胞弟季仲的話，用鴉片診氣痛病。病未除根，倒成了人所不齒的『吞雲吐霧人』。

季仲和胡氏的胞兄坤生，是兩個老嫖鬼，嫖賭逍遙，無惡不作。仙朋惱怒極了，就在一個中秋夜晚和他父親訂了三個滅毒的條件；不允，遂毅然『出走』。胡氏對這個家庭絕望了，於是狠心拋棄她的十歲的女孩（招弟）和初產的嬰兒，自己却走了這條末路——

『毒藥！讓你先把我毒死吧！』將鴉片膏一飲而盡。

坤生知妹死，趁機向季伯敲棹，不想無意中鬧成血案——季仲用銅壺一傢伙把坤生打死了！

一家人從此飄流異鄉。十年的光景，誰也不知道誰的下落。

×

×

×

現在骨肉聚首一堂，又是一場滔天大禍——

張祕書打下匡老二的黑眼鏡時，不由得脫口而叫『二叔，是你！』

善顏聽到張祕書認顧老先生爲父親時，才斷定他即是自己的胞兄仙朋。

小寶像十年前的招弟，這時在張的感覺中已經不認爲是奇怪或湊巧的事了。

×

×

×

一切爲『毒藥』所毒害。『毒藥』不絕，中華民族永無安寧之日！

其他糾葛姑且打住不談，我們且聽小寶來一個『莫吸鴉片』的歌吧。……

——廿九年秋於江西省動員委員會編輯室

毒藥

第一幕

時——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傍前。

地——後方××大都市。

人——顧孝柏 五十四歲，忠厚的老先生。

菁 韻 十九歲，中等程度。

小 寶 十二歲，小學生。

張天鴻 三十歲，×軍政治部秘書。

孫根本 三十二歲，城市裏的小流氓。

景——一間半西式的客廳。右有一玻璃大窗，象置窗簾。左設一門通達外面和廚房，並且可以看

見樓梯欄杆，原來這間客廳是在第二層樓上。靠窗邊示一甬道，轉角處置梯級數步，那是上三層樓的去路。中右方置一門通臥室。舞台左前方放一把雙人沙發，旁置茶具矮櫃，和痰盂等小件。廳內的字畫都是古色古香，解釋了本室的主人。

（幕啓，陽光由窗外透進來，洒在正忙於糊一面小旗的小賣身上。陽光和小室，都有着夏季輝煌的色彩。）

小 姐姐！（沒有人理會他。他坐到桌子旁邊，提起筆來想在旗子上寫什麼，但又窘住了——）

小 （向內）姐姐呀，你來，來！你看這旗子上應該寫些什麼？（仍沒有人理他。他不高興，只好自己想辦法。結果他有了辦法了，於是笑着開始動筆。）

菁 （房門漸開，她從灰黑色的房內走出來。他的生活有如這間房子，但他並不甘願永遠埋葬在這種死氣沉沉的地方。她的服裝十分時新，臉上抹了些白粉，由她鬱悶的眉睫間看去，便知道她的頗爲麻煩的裝飾是「強而爲之」的。）小聲一點，爸爸還沒有起床呢。

小 （拉住她）姐姐，叫你不來，你看我寫的——（舉起旗子，上面寫着幾個半藝術的字：「

擁護不要吸鴉片煙萬萬歲！」這樣行嗎？

菁（脫然而笑）……………

小（羞）叫你教我寫你又不來……………

菁別鬧了，我替你改。（她圈掉「擁護」和「萬萬歲這五個字」）

小這樣更不好——不像是標語，你看，弄得不成樣子了！

菁我說了爸爸還沒醒，你再鬧，爸爸——

小爸爸什麼！誰叫他這時候還不起床，快十一點了，我們已經遊了幾點鐘行呢！

菁遊行？遊什麼行？

小許多許多的人，拿了這樣的小旗在街上走，又叫口號，我們學校裏的人都去了，哎！還有樓下的張祕書也在那兒，他挺有勁！

菁嗯。

小 現在我們就要宣傳了，我在張祕書那一隊。哦，我倒忘記了，剛才張祕書要我來叫你看熱鬧呢。

菁 哦。（心裏一動，但又故意裝做鎮靜。）你們宣傳什麼？

小 勸人家不要吸鴉片烟哪，說鴉片烟是毒藥呀，會毒死人，還會毒害國家民族……
…… 嗯。還會傾家蕩產哪……

孫 （由三層樓下，他穿一件寬大的夾長袍，袖子向上翻，尖形的小瓜皮帽斜擺在油光的頭上。臉黑面瘦，下巴尖尖地，還配上幾根老鼠鬍子。）哦，你們早哇！（向菁打量）

菁 （冷冷地）謝謝，不過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多了。

小 （推孫）快走快走，走過這裏就要麻煩！

孫 走就走，動手動腳的幹麼。（走到左門邊）小孩子！哼！

小 孫老鼠！哼！

孫 （回頭）呀？倒會罵人？

小 說你孫老鼠倒還好聽一點吶。

菁 (警告地) 小寶！

小 他要「哼」我呢。

孫 還有什麼更不好聽的，你說？

小 (菁以自示小，但他仍要說——) 烟鬼！

菁 你看，小寶！

孫 烟鬼？——那麼你爸爸呢？

小 我爸爸……我只知道你是一個壞蛋的烟鬼！

孫 我是一個烟鬼，那麼你爸爸便是一個老——

菁 (假怒) 老什麼？

孫 (陪笑臉) ……

菁 這麼大的人跟小孩子鬧脾氣！

孫 對不起！對不起！（貪婪地走向菁）顧老先生起身了麼？大概還沒有吧？我昨天晚上和他談到半夜哩。

小 走，走。

孫 （醋意）張祕書今天上樓來問候過你麼？

菁 （知道他的醋意，便故意地——）哦，張祕書麼？來過五六次了呢。

孫 （明白他是故意，更逼近一步。）那好得很。據我看，張祕書是一個英俊有爲的革命抗戰的青年，前途是未可限量的，不知你的看法是怎樣？

小 （用旗子揮孫）還囉唆什麼？走走！怪不得張祕書說吸烟的人都是壞傢伙！

菁 （望一望臥室的門）小寶，你還鬧，再要說我真不高興你。

小 好吧好吧，你們都是一夥！讓你們去結婚好了！（氣沖沖地下。）

（菁走向窗邊，無心地向外眺望。孫坐在沙發上燃起煙捲，不時偷視菁的背影。片刻的寧靜中，可以聽到小寶下樓時發氣地蹣跚梯級的聲音。）

孫（自語）大早起來，就挨了小寶一頓罵；不過他最後說的那一句，雖然不容易

——簡直不可能成爲事實，但我心裏却是輕鬆的。

菁（回頭）我說老孫哪，你不是好像有事要出去的麼，怎麼跟小寶一鬧倒坐着不動了呢？

孫是不是你不高興我多坐在這兒一會？

菁那是你神經過敏。

孫我想你也不致於過分的討厭我吧。就是樓下有「人」來會你，我馬上就可以回到我的樓上去，沒有什麼，哈哈哈哈哈……

菁你是說張祕書麼？

孫這個也不見得，哈哈，不過，提起張祕書，我倒有幾句不中聽的話……

菁（走向台中）我倒願意聽一聽你那不中聽的話。

孫（以爲得計）嘿！這個人哪，並不是我破壞他，昨晚顧老先生也批評他許多「

「危險」的事呢！

菁——（笑）不過我爸爸從不認識他。

（爲難地）也許有人對顧老先生說過關於他的什麼吧？

菁（智慧地笑）這就是你囉！

……

菁 你想，只有你天天和我爸爸混在一起，而且你又挺喜歡談談張祕書的。

孫 那你准是說我有意破壞他囉？

菁 那更是你神經過敏的話。

孫（率性）顧小姐，我告訴你，——並不是我多事——你跟張祕書常在一起談天

，顧老先生是不大樂意的；再說，張祕書的口音，雖然有點兒像你們，究竟他是個外鄉人，將來，這個……即或你們……顧老先生也絕不會贊成的

吧？

菁 老孫，我看你今天的精神特別好，准是昨夜多來了幾口？

孫 對不起，對不起，我怎麼好管人家的閒事，哈哈！不過愛管閒事的也不一定就是壞人，我大早起來，忙着出去，也爲的是管人閒事呢！哈哈！少陪少陪。（正要下樓）

菁 老孫！

孫 你還願意我們多談談麼？

菁 你說的已經不少啦。

孫 那麼再見。

菁 等着——是不是我爸爸又麻煩你想點辦法？

孫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大家老朋友，說什麼麻煩。

菁 （正經地）老孫，你得告訴我；我爸爸到底欠你多少錢了？

孫 這個，你該清楚的，其實也并不欠我多少——我有那麼多錢，小寶決不致於

太討厭我，是不是，哈哈，——不過經我的手，在匡老二那裏已經是這個數目了。（伸出四個指頭）

菁 四十？

孫 四十！——坐着吃，坐着用，加上這個買賣（用手比一比吃煙式），四十，好夠什麼？

菁 四百？

孫 （好笑）這倒差不多了，哼哼，其餘嘅，我名下也稍微有一點——

菁 多少？

孫 不多不多——

菁 到底多少？

孫 追問什麼呢，顧小姐，我們又不是外人，共住着一間屋子，都是鄰居，都是老朋友，沒有什麼哈哈……再見！

菁 (呆望着他) ………

孫 (轉身，由袋裏取出「小包東西」) 回頭顧老先生起床了，請你替我把這個交給他。並且請你告訴他，匡老二那邊的貨——你懂麼？就是這個(又比「比吃烟式」)——靠我跟他的交情，是不成問題的。好，再見再見。(下)

(她接過小紙包，呆望着孫勝利地走後，自己倒像敗後的蟋蟀，無精打采地躺在沙發上。她看看樓頂，看看地板，看看臥室的門，再看看自己；她在估計着在這個環境之下她應該怎樣處置自己。俄而，她打開紙包，掏出幾粒黑豇似的東西來。她狠狠地釘着那些東西，她很快地走到窗邊，想把它摔出去。臥室內的咳嗽聲使得她的頭腦清醒過來。她趕快將紙包包好，並且拾起掉在地板上的那幾顆。)

張 (輕輕地跑上樓來，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眉宇間顯露出向上的朝氣，身體魁梧，穿一套布質軍服，皮帶繫的很緊，象徵他嚴肅的生活。) 密司顧！

菁 (急忙將紙包藏在衣袋裏) 哦，張祕書！

張 什麼事這樣慌張？

菁 沒有什麼事……（趕快掉轉話頭）你們今天特別忙吧？宣傳完了麼？在哪兒宣傳哪？哎，張祕書，我弟弟呢？……（給他倒茶）

張 他們還在那兒演街頭劇，小寶很有意思，扮一個烟鬼，很像很像！一舉一動都活像一個真正吸鴉片的人，不知他那兒學會的，真奇怪！

菁 哦……

張 我因為得到一點情報，回來準備查一件案子，所以就先回來了。（說着揩汗）我聽到你們樓上很靜，順便上來跟你談談！

菁 你們的工作真緊張，你們政治部駐在樓下才十來天，就鬧的不可開交！

張 密司顧嫌吵了麼？

菁 那兒話，像我們這種死的環境，正需要一些熱鬧來煽動一下，不然，這所房子簡直沒有生氣了。噫，張祕書，你們今天是幹禁烟運動麼？

張 是的，今天是「六三」紀念，我們的工作比往日忙得多，並且大家都很賣力

，因爲禁烟工作是復興民族的根本要務。你看吸上了鴉片烟的人，又黑又瘦，彎腰駝背，不但他身體葬送了，人格也要跟着破產的。這種份子組織成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所以林則徐曾這樣說過：「鴉片之禍害，勝於洪水猛獸，若不厲禁，十年後即無可練之兵，無可籌之餉。」可見鴉片這種東西，真是損身敗家亡國滅種的毒藥！

顧

（在內）菁韻！菁韻！

菁

爸爸！（拉開半邊房門）

顧

一早你們就像麻雀似地，吵着吵着……

菁

現在快中午了。

顧

我知道，所以我就起身了。

張

（不高興）好，我走了。

菁

介紹你見見我爸爸好麼？

張 小寶說你父親不樂意我，不必吧。（與菁握手）希望我們有一個機會再好好地

談一談。

菁 好，那麼再會。

（他倆緊握着手，互相慕戀着。菁的眼光一直送張到樓口。）

張 （又回過頭來）……………

菁 張祕書……………忘了什麼麼？

張 （發現自己下意識的動作，近似羞澀的笑。）……………（下）

菁 （似獲得某種安慰，但臥室里的咳嗽聲，立刻又使她的眉頭鎖緊了。）爸爸，快出來透透氣吧

。太陽已經在正中了，還悶在那間黑房里。

顧 知道啦！（房里一股悶氣透出來。因為房里呈着灰黑包，見不出什麼，除了一盞小小的油燈之外

。他穿的是一套寬大的紫色汗衫，身體很瘦削，眉粗唇厚，看去倒像是個本份的老先生，但眼睛里有時發出冷光，陰森森地，使人見之而懼。他悠閒地坐在台的中央，習慣地提起一管水煙袋。）老孫

出去了麼？

菁（替他擦洋火）唔。

顧小寶怎麼還不回來吃飯？

菁他們今天沒有上學，樓下的張祕書帶他們宣傳去了。

顧（不高興）張祕書剛才不是還在這兒囉唆麼？

菁（也不高興）人家不過上來談了幾句……老孫一天到夜纏着你，釘着我，就不囉唆麼？

顧老孫？不是他，我們的日子還能像這樣過下去麼？

菁爸爸，我想問你一句話——

顧什麼？

菁人家一千八百的借給我們，——

顧誰欠人家一千八百的！

菁 爸爸不用瞞我，老孫已經告訴過我了。（稍停）我想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我們的

根底，他們肯這樣賒東西給我們，又借錢給我們，不是沒有原因的！

顧 （沉着地）我倒不知道其中還有個什麼原因。

菁 我真討厭那個孫老鼠，見到我總是嬉皮笑臉，說些不三不四的話。近來老跟我談些什麼張祕書張祕書的。

顧 （反而責難她）你就別跟張祕書來往好囉！

菁 難道我是老孫什麼人，要他管我？我又沒有兩個爸爸！（禁不住抽噎起來）

顧 菁韻……

菁 我真過不了這種日子！

顧 爲了我們一家的生活，爲了我不得不抽鴉片，我們只好忍耐一點！（走到菁的身邊，撫摩她的頭髮，良心地說：）菁韻，我總不會虧待你的。

菁 （抱着顧痛哭，少停——）爸爸，我爲了爸爸，所以才這樣忍耐下去……到現

在爲止，我從來沒有得罪過老孫。

顧 這才是我的好孩子！

菁 （揩乾眼淚，希望地——）爸爸，你不能想辦法戒掉鴉片烟麼？

顧 不可能了。（感嘆）

菁 當初爸爸如果不抽上鴉片，我想我們一家子一定是快樂的。

顧 是的，不過我並非故意學壞樣。

菁 那爲什麼——

顧 孩子，別談這個。（傷感）我每次想到以往的事，心裏就像刀刺一樣！

菁 所以我總不願意追問我們家里過去的事，免得爸爸難過；但我心里却常希望着——有一天爸爸能夠仔細地講給我聽。

顧 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忽然想起什麼）菁韻，你不必着急，將後我們的生活就要一天一天地好起來。

菁 是不是匡老二那邊可以多借點錢？

顧 不，不，借的錢總要還的，（喜氣盈盈）現在我找着一個差事，待遇很高，匡老二和老孫的債不久就可還清。

菁 爸爸，我不敢相信你的話。（但她却已露出相信的喜悅了）

顧 真的，而且現在已開始工作了。

菁 但是——

顧 也難怪你不相信，我的工作就在家里做，不一定要上那個機關里去辦公。

菁 哦！難怪這一向爸爸睡的特別晚。有一夜我老睡不着——我不是跟你說過麼，就是夢見和媽媽見面的那一夜——我披起衣服，打算到這兒（指窗子）來看

月亮。我從爸爸房里經過時，就看見——

顧 （驚）看見什麼？

菁 看見你在寫字，我以爲你是替人家寫稟帖一類的東西呢。

顧 (放心) 哦哦。

菁 爸爸，你天天夜晚做些什麼？

顧 公事。

菁 什麼公事？

顧 公事就是公事。(故意轉調) 菁韻，替我到房里去預備一下，我要抽烟了。

菁 (掃興地走到房邊，忽然——) 哦，爸爸，這個拿去。(掏出紙包給顧)

顧 這是……？

菁 毒藥！

顧 毒藥？(奇怪地看住菁)

菁 人家說這是毒藥。(逕自入室) 老孫留下的。

顧 (急忙打開紙包) 原來是烟泡！(追溯往事，心里異常難過。) 人家說這是毒藥？……

……現在還有誰說這是毒藥？……說這個是毒藥的人已經離開我十年了

！……（羞慚而沉痛）可是，我現在還在吃毒藥！

菁（在內）爸爸，烟缸裏沒有了！

顧我早知道；這兒不是有現成的烟泡麼。（踱來踱去）孫根本這個人真夠朋友：

……而且給我介紹一個好差事，不然，真活不下去了……可是，（自

責自付）天地良心……危險……危險……

小（雀躍而上）爸爸！（顧不理）爸爸，你不喜歡我了麼？

顧（坐下）孩子，我喜歡你。（拉着小的手）

小爸爸，你爲什麼不高興？我告訴你，我們今天沒有上課，跟張祕書在街上演戲，我演一個吸鴉片烟的人，像……像……像樓上的孫老鼠一樣！

顧（堪難）……

小爸爸，我是演孫老鼠，不是演你。爸爸，你不要老是難過，我唱一個歌給你聽好麼？這個歌是前幾天才學會的，我來唱好麼？

顧 好，你唱吧。——唱完了，快跟你姐姐吃飯去！

小 這個歌的名字叫「莫吸鴉片」，是張祕書做的，並且是他教我唱的，現在我來唱吓，爸爸，你聽着：——

勸人切莫吸鴉片，

鴉片的禍害大如天：

你看他丟下正事不想幹，

整天睡在煙燈前。

現錢吃完他不着急，

先賣房屋後賣田。

顧不了父母和妻兒，

一家飢寒他全不問。

弄得家破人又亡，

討飯做賊不要臉！

又黑又瘦又骯髒，

屁股彎腰一見就討厭！

漢奸賣國賊他都幹，

不愛國家只愛錢。

煙鬼漢奸是同樣的罪，

砍下頭來無人憐。

烟民不除國家衰，

禁絕鴉片民族健。

勸人切莫吸鴉片，

鴉片的禍害大如天。

——（歌譜附前）——

小 爸爸，這個歌好聽麼？

顧 (勉強) 唔……還好……

菁 (由房里出) 預備好了，爸爸。

顧 (打一個呵欠，咳嗽幾聲。) 小寶，快吃飯去。

小 爸爸姐姐同去。

顧 你先去，姐姐一會兒就來。

(小下。顧來往踱步。菁見顧心理難過，也呆着坐下。空氣很鬱悶，雖然廳內有中午的陽光強烈地照射着。)

菁 (她最怕這種沉悶，便下意識地問：) 爸爸先去吃點飯吧？

顧 不，你是知道的，這時候我吃飯不下。(嚴肅地) 你告訴小寶，在外面切不可亂說話，你知道這是很危險的事。

菁 我已經跟他說過多少次啦。

顧 (無可奈何) 這小孩子…… (踱步入室)

(菁懶洋洋地揮着扇子，好像在想着許多事，臉上是憂慮的表情。她長嘆一聲，似預測未來必然要面臨的不幸的遭遇。這時，小端着「只飯盤跑上來——」)

小 姐姐，快來吃飯！

菁 你先吃，我就來的。

小 (賭氣) 你們都不吃，只我一個人……

菁 劉媽不是——

小 我不喜歡她！(蹣跚腳，欲下。) 她老愛買辣椒。

菁 小寶，你來，我跟你說，你在外面沒有說爸爸……

小 你總是跟我說這個。我不是告訴過你，我從來都沒有說他是……

菁 這就好了，你要知道，(輕聲) 吸鴉片烟的人是要槍斃的！

小 爲什麼樓上的孫老鼠可以吸給人家看呢？

菁 因爲他現在是在戒烟，並且登記了的，不過到今年底就要戒絕——不准再吸了，吸了一定槍斃！所以你在外面……

小 （眼睛張的特別大。現出恐懼的樣子。）我沒有說，姐姐，你放心。

菁 這才是我的好弟弟。飯快冷了，快去吃吧。

小 姐姐，你也去。

菁 乖一點，你去，我心裏悶得慌。吃完了，就在那邊睡一個午覺。

小 不，一同去。

菁 好，我就陪你去。

（二人由左下，片刻的靜寂，配着窗外的蟬鳴。陽光轉金黃色，大風從窗外吹進來，窗幃飛舞着，幾幅字畫吹倒地下。張輕輕地上樓來，見沒有人，正想下樓去時——）

顧 （在內）菁韻，菁韻，你看什麼掉了？劉媽！

張 （細味地）這聲音好像很熟悉……

顧 菁韻，劉媽，沒有人在廳堂裏嗎？

張 (躊躇)……………

(張聽到房裏有脚步声，便輕步走到樓口。顧走出來，見風仍猛力吹着，便把窗子閉緊。)

顧 菁韻，快來收拾一下。

(他仍回到那間黑房裏去，一邊咳嗽，一邊關門。張正欲下樓時，菁恰從廚房出。)

菁 張祕書！

張 你爸爸叫你呢。(下樓的姿勢)

菁 啊！張祕書不坐坐麼？(希望的眼光)

張 好的，我正是來看你的。

(兩人移步台中)

菁 (見廳里索亂的情形)這是怎麼回事呀！

張 剛才一陣狂風吹倒的，你爸爸出來把窗子關好了。

菁 你和他見面了麼？

張 沒有，我見你不在，正要下去，就碰見你。

菁 （整理廳堂，張幫忙也。）張祕書，我覺得一個人的命運就像這個廳堂一樣。

張 爲什麼？

菁 狂風的一陣打擊，就把它弄成這個樣兒。

張 不過，我們把它好好整理起來，也許比原來的美觀得多，命運這個東西，只能作弄一般沒有奮鬥勇氣的人——他們像羔羊似地，屈服於虎口之下，或者像籠中的小鳥，整天唱着哀怨的曲調，而不奮力去啄破欄杆求得永遠的自由幸福！

菁 張祕書是在說我麼？

張 難道密司顧有如我所說的相像的地方？

菁 是的，我非常慚愧！我就是一隻羔羊，一隻小鳥！

張 假若羔羊或小鳥有奮鬥的精神，那倒是很值得歌頌的！

菁 我很贊成這句話。（整理畢）張祕書，你請坐，（送一杯茶和一把扇子給他）也許我們今天可以好好地談一談，我還有許多要請教於你的地方哩！

張 （興趣地抽起煙捲）那里那里，密司顧老愛講客氣，這樣反而顯着不親……

菁 不知怎麼的，我總認為你是一位導師，好像我需要解決的事件，以及許多疑難的問題，都可以從你身上得着滿意的解答。

張 那是你太把我誇大了，事實上也許會使你失望。不過，提出某些個問題來大家討論，倒是很有意思。密司顧，你常說你的家庭環境不滿意，可不可以使我多知道一點關於你們的情況？

菁 這個留給以後再談吧，現在……

張 難道有什麼不可對人言的事情麼？

菁 （想躲開他的追問）也沒有什麼？張祕書，你剛才說有件什麼案子要辦，已經有

了頭緒吧？

張 唔，稍微有了門徑，而且因為這件案子，又發現了另外一件案子。

菁 當然這是很祕密囉？

張 是的，關係太大，不好隨便走漏風聲。（少停，忽然——）咦！什麼氣味？

菁 （着慌）沒有什麼呀！

張 （仔細嗅着）真的……

菁 （更慌了）哦？……對了，也許是窗外的什麼花香？

張 不對；你聞聞，簡直是臭味兒！

菁 臭味？

張 一點不錯……（恍然大悟）是鴉片烟的臭味！

菁 （機警）是的，就是鴉片烟的氣味。張祕書，你真厲害！

張 哪兒來的？

菁 我們三樓上住着一個叫孫根本的，他是一個鴉片殼子！

張 （注視樓板）孫——根——本——是不是那個戴一頂瓜皮小帽的？

菁 是的！

張 哦——就是他！（由袋里取出一張小照出神地看）

菁 （奇怪）你認識他？

張 不認識，這個人有時從我們辦公室經過，鬼頭鬼腦的，我早知道他准不是好傢伙；但是以前不知道他就是孫根本！（得意地笑）

菁 （不知他賣的什麼藥）這是誰的照片？

張 密司顧，我得先問你，你們同住在一起，關係很密切吧？他跟你爸爸的交情

菁 沒有，沒有絲毫關係，我們從不跟他來往。

張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這兩件案子他都有份。（將照片給菁）你看像不像那個姓孫

的？

菁 就是他。……張祕書，他犯了什麼罪？

張 嘿，罪大惡極，是一個——（輕聲）他在樓上麼？

菁 不在，出去了。

張 他是個漢奸！

菁 漢——奸——（大驚）

張 不但是漢奸，（狠狠地）而且是個私運烟土的壞蛋！

菁 天啊！有這種事！

張 密司顧，你為什麼衝動得這樣厲害？

菁 也許是被你過分的氣憤牽動了我的情緒。

張 我的氣憤是有原因的。（忽然悲感起來）我一提起鴉片烟，心里就惱恨！它是猛烈的洪水，冲散了我的家，它是無比的毒藥，毒死了我的母親……

菁 (同情) 張祕書，你家裏也有誰是吸鴉片的麼？

(沉痛地點頭)……………

菁 請你不必過於傷感，回頭你還有案子要辦啊。…………張祕書，你靜一靜。…………

一個人的悲痛，假若能儘情地訴出來，他心里一定會輕鬆得多；張祕書，你願意這樣做麼？

張 (他獲得菁的慰藉，有如小孩子獲得母親的愛撫似地，立刻停止了悲痛。) 謝謝你，密司顧。我

可以把我家里的遭遇講給你聽。(抬頭望着窗外，追溯以往的事。) 哦！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記得是一個中秋的夜晚，月亮放出潔白的銀光…………

——幕 下——

第二幕

時——民國十九年中秋之夜。

地——南方×地的一個鄉村。

人——張季伯 四十四歲，（即顧孝柏）。

胡氏 三十七歲，張妻，一個賢德的婦人。

仙朋 二十歲，張子，（即張天鴻）。

招弟 九歲，張女，（即菩韻）。

季仲 三十六歲，張弟，鴉片烟鬼。

胡坤生 四十六歲，胡兄，無賴的流氓。

菊英 十八歲，張家的丫頭。

景——一間過路廳，陳設很簡單。台的中央安置一張圓桌，上面擺着酒菜飯具。左門通內，右門通

外，（可以看到庭院花木之一部）。中間開一大圓窗，沒有玻璃，是用細木條湊成的玲瓏的窗格。窗外是庭院，青黃色的梧桐葉，經微風吹動，和窗格摩擦着，發出沙沙的響聲。右門邊有一張坑，零亂地放着吸鴉片的傢伙。餘可酌量佈置，但不要忘記擺上一個古瓶和文具等件。

（幕啓，一輪潔白的月球正對着圓窗，室內滿佈着銀光。伯背着身子，正在欣賞這美景。）

伯（轉身讚嘆）倒底是中秋，月亮這麼好！（往返踱步，然後走到圓桌邊，凝視上面正在冒氣的酒菜，不由得浮現幾絲微笑。）菊英！

菊（內應，隨即端一大盆菜出來。她的裝束很整潔，態度很活潑）。老爺，什麼事？

伯請他們一起來過中秋。

菊太太忙着敬菩薩，招弟看燒塔去了。

伯還有人呢？

菊大少爺剛才還在裏面抱着小毛玩，大概是他的同學邀去賞月了吧。

伯（上坑躺着。菊將入內，便叫住她——）我不是要你去請二老爺和胡老爺麼？怎麼還

不見他們來？

菊 我去請過了，他們說今晚廟裏有大賭，沒空來。

伯 咳！

菊 老爺，我有一樁事，不敢直對您老人家說……

伯 （一邊吸煙一邊說：）有什麼事，你說吧。

菊 剛才我去請他們來過中秋，跑到二爺家裏，恰巧胡老爺也在那裏陪着他抽鴉片，我規規矩矩請他們，二老爺就——

伯 （中止吸煙）就怎樣？

菊 他就調戲我，他拉住我的手，我死命地躲開，胡老爺還說些不像人說的話呢！

伯 胡老爺說了些什麼？

菊 他說，他說，（學男人粗笨的腔調）「你能夠嫁給二老爺就算是福氣咧」。

伯 這兩隻畜牲！（氣極了）

胡 （她像是一個勞碌多慮的婦人，服裝不大講究，頭髮黑黃，而且不甚整齊。她抱着一個兩歲的小孩由內出）。你又在發誰的脾氣呀？

伯 （餘怒）你的寶貝哥哥，誰！

胡 你的寶貝弟弟又是好的？（覺得自己不該加氣給丈夫，於是改換口氣說：）別提他們的事吧，我們今晚也該好好地過一個中秋。菊英，快把招弟叫回來！

菊 是，太太。（由右門下）

伯 我也是這麼想，今天我們應該好好地過一個中秋。這一向來，總沒有過一天好日子！不是老二來要錢，就是人家來接你哥哥的賭賬。仙朋這孩子，也胆大起來了，有的時候，他幾乎是像教訓我的口氣！

胡 他也是希望你把烟戒掉呀。

伯 戒掉？怎麼能戒掉？我的這種氣痛病！

胡 照你說，就是這樣永遠吃下去麼？

伯 不怎麼樣呢？我一天不抽這個東西就要氣痛！比神仙還靈！

胡 說起來，都是你的寶貝弟弟出的好主意，你也就乖乖地聽他的鬼話！什麼鴉片烟能夠診氣痛病，現在怎麼樣？不吃就氣痛！怪誰？怪自己！（又氣又怨）

我說的話倒是耳邊風！

伯 （也氣了）哦！你也跟仙朋一樣，教訓起我來了！（少停）你那里知道，當初我假若不聽老二的話，也許就死了，還能活到今天，礙你們的眼麼？

胡 我不相信，不吸鴉片就會……就會怎麼樣的，人家多少得氣痛病的，不吸鴉片，吃別的藥也好了。

伯 鴉片不也就是一種藥？

胡 聽老二鬼話，也是一種藥？（大聲）簡直是毒藥！

伯 你，你鬧什麼？（大發雷霆）一個中秋日，儘說些不吉利的話，你是存心跟我

鬥氣麼！（凶勢）你說，你是不是有意……

胡 你要打我麼？讓你打死了倒也乾淨，……（抽噎）

（孩子也哭了，月亮躲進雲裏去。這時仙朋牽着招弟喜氣滿面唱着「月光光」由外人，但一見屋裏的情形，立刻就停止唱歌。）

仙 爸爸？

伯 爸爸要死了！

招 （跑到胡身邊）媽媽！

胡 媽媽要死了！

伯 （對胡）我說你近來老找着我鬥氣，告訴你，要這樣，大家沒有好處！

仙 爸爸，不過媽媽很少說過沒有理由的話。

伯 是的，我天天是說着沒有理由的話。——還有別的教訓沒有？

仙 爸爸說的話當然也有充分的理由——

伯 要你多說！（指住他）

仙（仍和婉地）——可是自從抽上鴉片以後，脾氣比從前確實是燥得多了。

伯（震怒）你這畜牲！你真教訓起我來了！

仙 今天是中秋，一家人好好地快樂一下不好麼？何必……

伯 什麼鬼中秋！

仙 唉……一個家庭……

伯 假如你認為這個家庭不滿意你的話，你可以離開此地！

仙 爸爸，我再說句胆大的話，我們的家所以會這樣不安寧，完全是壞在鴉片烟

上！（少停）我有三個請求：第一是請求爸爸戒烟；第二是不再給錢給二叔，

使他受些刺激，也許自動會戒掉鴉片；第三是跟那個流氓舅舅絕交！不然的

話，爸爸不叫我離開此地，我自己也會走的！

伯 你走！你滾！（拍桌）你們通統給我滾！

仙 滾就滾！（氣憤而下）

胡 仙朋！（趕至右門口）仙朋！

招 （哭）哥哥！哥哥呵！……………

（這時，菊英由內出，由胡懷中抱過正在啼哭的小孩，躲在一邊不敢動彈。胡見仙已去，悲憤交集，兩目注視伯，似擬對他有所舉動，但結果——）

胡 天哪！……………（跑入左門）

招 （哭着跟了進去）媽媽……媽媽……

伯 唉……（發現菊）菊英，小毛給我，你去看看太太怎麼樣了。（接過小孩）不！先去看看太少爺跑到哪兒去了。

菊 是的。總在這幾個老地方——同學家裏。（急下）

伯 （又是一長聲）唉——

（少頃，季仲和坤生由外入，他倆的服裝、舉動、言語、容貌等都帶有流氓氣。）

仲 大哥！（伯不理）

坤 季伯，恭喜恭喜！（伯仍不理）

仲 哦，一桌好的酒席，快準備吃了吧？（故意惹他）大哥，你不叫我，我倒自己來了，真碰得巧，親家，我們的口福真不小啦，哈哈！

坤 哪是你的口福，你們兄弟請不請有什麼，不在乎這個！（裝鬼臉）我究竟是個外人，那兒巴結得上呢？哈哈！

伯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我早就叫菊英請過你們了，你們要賭錢……

仲 （含糊）唔……沒有，她，沒有來過……

坤 大概是菊英藉故在外面，嗯，這個，有什麼……季伯，不是親戚關係，我不便對你直說的——也不必來多事，是不是？嘿，人家都在說吶，菊英近來在外面不大規矩，真的，不是我造她的謠言。

仲 哦！有這種事？（向坤做鬼臉）

坤 這也不算什麼希奇呀！女孩子到了這麼大，就免不了會做些曖昧的事情。（

他覺得這是提出正題的時候了，於是裝出開心的模樣對伯說：）季伯，我看你得早點替菊英解決這個婚姻問題，免得……

仲 免得將來名譽不好聽。

坤 對啦，名譽就是第二生命啦！

（他倆一拉一唱，以爲伯會爲他們所說服；但伯臉上毫無表情，只抱着孩子往返踱步，因爲他素知道這一對寶貝慣用的伎倆，他倆知無機可乘，互相做個失望的流氓動作。）

仲 大嫂他們呢？她們都不來喝酒（看着酒菜垂涎）噯，恐怕菜都冷了。

伯 （冷冷地）你們吃吧！

仲 （坐下動作起來）親家，來來來，不用客氣，隨便吃一點。

坤 好，（也坐下）那我就客氣了，哈哈，季伯，你也先來……

伯 我的肚子給氣裝滿了。

坤 氣什麼呀！哈哈，人生在世，有什麼！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有

什麼了不得的事，親家，你說我這句話……

仲 對，很對！（對伯）大哥，菊英的事是要早點解決的！不然的話，我們的名譽

就完了！

伯 （冷笑）拉人家女人的手就算是名譽麼？哼，你還要什麼名譽？！

仲 誰拉過哪個女人的手？

坤 他不是說你，你多什麼心？（試探地）季伯，我看菊英人也不錯，就留給你自

己做個偏房，不很好麼？

伯 胡說！

坤 不要就不要，何必罵人，哈哈，既然你不合意，我倒可以做個月老，你老二

到現在還是個單身漢，免得費事托人再找別家的姑娘。（對仲）親家，你的意

思怎樣？

仲 這……我沒有什麼成見……

伯 有吃就吃好了！世界上那有像你們這樣無賴！（厭惡地瞟了他倆一眼，便很快地走進通內的左門去。）

仲 不成功！

坤 別着急，慢慢地來，菊英又不會飛掉。

菊 （由外入）菊英怎麼樣？背地罵人！

仲 （有了幾分酒意）胡老爺說你好，（走向菊）他很關心你，想跟你做個媒。

菊 （後退）二老爺，你放正經點！不然，我回頭——

仲 回頭又告訴老爺，是不是？

坤 菊英，何必這樣作模作樣？你二老爺倒是個好人啊！

菊 好人？——你們抽鴉片烟的還有什麼好人！（蔑視他倆一眼，急入左門。）

仲 （仍坐下喝酒）這丫頭也放肆起來了！

坤 不要喝得太醉了，我們還要去撈本呢。

仲 錢都輸光了！

坤 依你說，就完了麼？

仲 有什麼辦法，你說？老大這副臉孔，還希望他再給我錢麼？

坤 （四處偷望，然後被一只古瓶吸住了他的目光。）唔，也許在這間過路廳里就可以想到

些辦法。（一口氣喝完酒，現出得意的微笑。）

仲 （也向四週掃視）辦法在那里？（坤得意地）這只古瓶麼？不行，給老大知道了不是好玩兒的——他花了五百塊錢從遠處買來的呢。

坤 嘿！你太沒有勇氣了！

仲 不是我沒有勇氣！

坤 那麼我們就幹！

仲 （表示有勇氣）好，幹就幹！

（他倆正要去取古瓶，坤不自主地打了一個呵欠，支持不住的樣子，仲上前扶着他。）

仲 怎麼樣？喝得太多了吧？

坤 不，烟癮來了，我們先解決這個問題（指木坑）再幹吧。

仲 （也打一個長呵欠）好的。（他倆臥到木坑上去）這個東西就這樣厲害——我們要是

沒有它，什麼事都幹不了！（燒煙）

菊 （由內急出，走到坑邊。）二老爺，對不起。（說着去取煙具）

仲 （急了）幹麼？誰吩咐你的？

菊 老爺吩咐我來拿的。（拿着煙具欲走）

仲 不行！（拉住菊的衣服，坤幫忙搶煙具。）吸兩口再拿進去！

菊 二老爺，你不知道，老爺因為大少爺鬧着氣走了——

仲 大少爺走到那里去了？

菊 不知道，我到他的幾個同學家里，都說大少爺沒有去，也許大少爺就不再回

來了。——太太儘是哭着，招弟也餓到現在沒有吃飯，跟着哭，所以老爺的氣痛病又發了。要是不趕快拿鴉片烟去，恐怕很危險！（說着又搶回煙具急下。）

（他倆無奈，相對無語，同時呵欠連天。）

坤（仍躺在坑上，眼對古瓶。）我們還是先幹這個玩意兒吧！有了錢，還愁沒有烟抽！

仲（懶洋洋地）好，不過我已經提不起勁兒了。

坤我不是一樣，鼓起精神來吧！（起身，把古瓶竊下，藏在懷內。）走，走！

仲（順手在桌上把酒壺藏起來）古銅的，多少可值幾個。

（二人走後，廳內佈着死寂的氣息，月亮的銀光雖然透射進來，但慘淡得很，使人見之心胆寒慄。在這靜默的當中，可以聽出微風吹動庭院里的樹木的聲音；這聲音似預奏一曲悲哀的調子。少頃，胡氏由左門出現。她的眼睛直向前視，不很靈活，頭髮散亂地，似失了常態。她漸漸移向舞台中央，全身沐在慘淡的銀光里。）

菊 (端一只飯碗出來，見胡的不正常的表情，現出畏縮的樣子。但結果還是走到了圓桌邊，用筷子拈菜

到碗里。) 太太，吃點飯吧？

胡 (眼睛不動) 不，你吃好了。

菊 這是給招弟吃的，我吃不下。

胡 爲什麼？

菊 我看見太太這樣，我很怕…… (揩淚) 我心里很難過……

胡 我會怎麼樣，傻丫頭。(態度比較正常) 老爺的氣痛好些麼？

菊 好些。

胡 好，你去吧！我需要安靜一點。(菊將人內時) 菊英，小毛沒有醒麼？

菊 睡得好好地。

胡 招弟吃完飯，就招呼他去睡覺。

菊 是。太太還有什麼吩咐？

胡 沒有什麼事了，你招呼他睡覺後，就到這兒來。

菊 是。(下)

(胡移步至窗邊，抬頭對着月亮。她順手採下一片枯黃的桐葉，傻子似的對它端詳。她回到圓桌邊，放下桐葉，它立刻就發大風吹落地下。她的亂髮也被風吹動着。她看着地下的梧葉，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繼而，她的目光又轉到桌上吃殘了的酒菜。)

胡 想不到，我就在今年的中秋……(取過紙筆，伏在圓桌上寫字。寫畢，看一遍，覺得不滿

意，又另寫一張。)

菊 (上，見狀詫異；想倫着上前，但被胡發覺了，於是裝着沒事的樣子。)太太！

胡 (將寫的東西藏好)你來做什麼？招弟睡覺了麼？

菊 沒有，她要等太太去才肯睡。

胡 (心痛)等我去……

菊 太太寫什麼？

胡 信。

菊 (不放心) 給誰的？

胡 你多問什麼？(菊不響) 天很夜了，你去把門關上，大家睡覺去。(菊由右門下)

菊英！菊英！(內應) 不要真的把門門緊了，關好就行！(內應)

招 (一邊叫媽媽，一邊走了出來。) 媽媽，跟我睡覺去。

胡 (摟抱招) 我的好孩子……(抽噎)

招 媽媽，你又哭。

胡 (吞聲飲淚) 我沒有哭……孩子，乖乖的跟菊英去睡，明天——(抬頭，慢慢地吐出幾個絕望的字……) 還有明天了麼……

菊 (上) 太太，今晚爲什麼不要門門？

胡 等着大少爺回來。

菊 我剛才不是對太太說過麼？——他既不在那些同學家裏，當然是走遠了。

胡 我知道，他早就想離開這個烟霧沉沉的家，可是爲了我，他才忍下來。我明知道他永遠不再回家了，可是，可是我總有一個希望——希望他今天晚上能轉身來跟我見最後的一面。

菊 太太，我想不會有這種事；大少爺假若今晚會回來，他就不會再走了，也就不只是跟太太見最後的一面了。

胡 不過，我總是這樣希望。（少停）菊英，你快帶招弟去吧。

菊 是。（牽招）太太也該好好地睡一忽兒。

胡 唔。（言中有意）我馬上就會好好地睡下去的。

（菊似乎看出了胡的某種祕密，疑遲了一會。但胡的催促，使她不得不牽着招弟離開這個含有最多最危險性的人。胡待她們去後，覺得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當，心里輕鬆了許多。她取出剛才所寫的字紙，看了一遍，便把它擺在桌上，用一個碟子壓住。四週更寂靜了，院里的樹木的響聲也消逝了，一切是死的情景。）

胡

（由衣袋里取出一個玻璃缸，里面裝的是黑色的液體，她仇視着它，情緒逐漸緊張。）毒藥！毒藥！讓你先把我毒死吧！（折開瓶塞，把玻璃瓶挨到唇邊，但又把它放下來。）仙明，你真不能回來了麼？……你來吧，和我見最後的一面！……我開着門等你啊！（失望。掉頭向左，沉痛而聲顫。）招弟……小毛……我的孩子……（復注視玻璃缸，作堅決狀。）這個烏煙瘴氣的家還有什麼值得我留戀！（將黑液一飲而盡）

（這時舞台漸暗，只見她身體的輪廓在廳里前後左右地顛簸，同時發出低聲刺人的呻吟。如此約兩分鐘久，她便倒在坑上死命的掙扎。這時，菊悄悄地走了出來，輕聲叫了一聲「太太」。舞台轉明，胡躺在坑上，呼吸很吃力。）

菊

（跑到坑邊，驚懼。）太太！太太！

胡

給……給我……倒一杯涼水……我燒得難過……

（菊急忙替她倒開水，她喝完水後，氣更緊促。）

菊

太太，你怎麼啦？

胡 我……我……

菊 （想扶起她，感到手裏拿着茶杯不方便，就把茶杯擺到圓桌上，去，即時發現那張字紙，不覺脫聲叫喊

——）呀……（跑回坑邊）太太！你真的……太太……（哭起來）——

胡 （呻吟）菊英……別嚷……

菊 太太！你究竟吃了什麼毒藥？

胡 （已經沒有說話的氣力了，只好用手指着地下的玻璃缸。）……

菊 （拾起玻璃缸）呀！鴉片！……太太！（手脚無措，然後飛跑入內。）

胡 （作最後的掙扎）招弟！小毛！……仙朋，回來……回來……

（胡氣絕。風雨交作，合奏葬送曲。廳內陰霾可怕。圓桌上的字紙被風吹的飄揚起來，舞台上唯有它是最注目的東西了。這時菊與伯急上。）

伯 （見狀）快！快去請醫生！

菊 是。（望窗外）好大的雨！（衝出右門）

伯（發現胡已氣絕，驚慌，悲傷。）菊英，菊英！

菊（又跑進來）老爺。

伯（失望而沉痛）人已經死了……（頹然倒在椅上）

菊（呆了一會，然後撲在胡身上慟哭。）……

（坤和仲由外人。仲的頭上流着鮮血，衣服破成幾塊。他倆都像落湯鷄一樣，被雨淋得全身濕透。伯和菊的情緒立時轉移到他倆身上。）

坤（先望一望門外，繼而輕聲說：）季伯，發生大亂子了！

伯（看住坤，表示等待他的報告。）……

坤（指仲）我們在這兒喝完酒後，就到大廟裏去撈本，嘿，運氣真好，今天輸掉的錢通統撈回來了，我說是怎麼回事，原來他做好了一只假地牌，不是「地岡」就是「地六八」「地七九」！後來給莊家——張麻子——看出了破綻，於是他們兩個就打起來。先給張麻子打了一拳，把頭就打破了，我知道他不

是張麻子的對手，便從旁幫着他，誰想他不知輕重，用磚頭一傢伙就把張麻子打死了！

伯（愕然）打死了？

坤可不是！也許張麻子的伙伴就要來找他抵命的！

伯老二！

仲大哥，怎麼辦？（胆怯）

伯想不到你闖下這麼大的禍，你們這班罪惡的東西！（既悲且憤）現在你只有趕快逃到外鄉去！

仲我是準備走，而且走遠一點，可是……

坤他的意思是想請你給他的路費。

伯（沉思）菊英，你去太太房裏把那個小盒子拿出來。

菊（覺得不該這樣做）老爺！

伯 你去！（菊無奈入內）老二，現在仙朋也走了，你大嫂（忽然止住）……小毛招弟

還小，我的一份財產，可以分一部份給你。老二，我希望你把烟戒掉，做一個好人。

仲 （感動）是的，大哥！

菊 （出，鄭重地將一個小盒子交給伯。）老爺，都在這兒！

伯 （打開盒子，拿出五個金戒指，連忙將盒子關好。）我這兒不多了，這個你拿去。

仲 （接過戒指，異常感動。）大哥，我准聽你所吩咐的話。

坤 （偷看小盒子，打主意。）我想跟他一起走，可不可以……

伯 你們在一起就幹不出好事！

坤 倒底你們是同胞兄弟。（做着奸滑的臉孔。他無意識看到圓桌上的字紙，立刻引起了注意。

他唸着：）「季伯，我因爲不願天天看着你吃毒藥，所以我寧肯先吃毒藥而死」。（驚）呀！我妹妹死了！（眼睛一轉，計上心頭。）好！季伯！你用毒藥毒死

我的妹妹！好好！我跟你拚！（拉住伯的衣襟）。

仲（止住坤）親家，有話好好說，何必……

坤（作威作虎）哼！（放開仲）你以為她家裏的人都死光了麼！老實說，我胡坤生不是好惹的！

伯（無奈）你的意思要怎麼樣！

坤我要怎麼樣？——一命抵一命！

仲（勸解）親家，人死了，還說什麼？又不是我大哥要毒死她，好吧，你跟我走，這兒（搖動五個戒指）足夠我們用，算了吧！

坤算了？你們兄弟想欺壓我麼？（看住小盒子）沒有這麼輕便！

伯（拿出兩根金耳插）好好，算你厲害！

坤不行！（走過去一手將伯打倒，搶過小盒子想向外跑，仲急忙擋住他的去路。）你怎麼樣？

仲你的心太毒辣了！（搶過小盒子）

（於是他倆打起來。菊上前拾起小木盒往內走，坤追之，伯上前擋住，坤將伯按於地下，拳如雨下，伯慘叫，仲由腰裏取出酒壺，狠命地向坤頭上一擊，坤即時斃命。）

仲（扶起伯）大哥！

伯這畜牲！（見坤不動）呀！你把他打死了！

菊（出，見禍愈大，嚇得哭起來。）老爺……

伯（忍痛）老二，我們只有逃走。

仲是的，回頭張麻子的伙伴來了就來不及，大哥，快一點！

伯你先走——我們在一起，最容易惹人注意。

仲大哥，難道我們就不再見面了麼？

伯說不定有一天會碰頭的。快走吧！（仲欲下）老二，記着，我們逃到外鄉，一

定要把姓名改換。（仲應下）菊英，把小毛抱出來，招弟也叫醒她。（菊下）唉！

（風雨漸止。強烈的月光洒在胡的屍身上，伯車前撫摩她，不禁流出幾行熱淚，菊一手抱小寶，

一手牽出睡眼矇矓的招弟，肘下還夾着小盒子。伯一一接過。）

菊 老爺，我呢？

伯 隨便逃到那兒去吧，我們一起走是很危險的。（拿出兩條金耳插給她）你可以常常打聽大少爺的下落，將今天的情形告訴他。

菊 是的，老爺，你抱着小毛太累了吧，我來抱。（接過小孩）哦，他還沒有醒呢！回頭分路的時候我再給你抱去好了。

招 （仍睡眼矇矓）爸爸，那兒去？媽媽不去麼？

伯 （酸楚）孩子，媽媽睡着了……

——幕下——

第三幕

時——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三日中午傍晚後。

地——同第一幕。

人——顧孝柏

菁韻

小寶

張天鴻

孫根本

匡老二 四十六歲，（即張季仲）

情報站站長 三十餘歲，天鴻的同學。

警士三人

景——同第一幕，惟廳內陽光較弱。

（幕啓，天鴻和菁韻對坐，和第一幕幕下時的情形一樣。）

張 自從那年中秋夜晚分散以後，一直到現在，就沒有得到過他們的消息。

菁 （疑）你走了以後，當天夜晚發生的事情，怎麼會知道呢？

張 是的，我忘了告訴你，前幾年我們的隊伍開到×地，無意中遇見了菊英——

就是那個丫頭——她已嫁人了。一切的變故都是她講給我聽的。但是，我父親妹妹的下落，她後來也不知道了。（說着，嘆了一口啞氣。）

菁 （同情）一個人的遭遇真是……

張 我離開家庭，便跑到軍隊里去，參加過好幾次血戰。我一向來是做政治工作。神聖的抗戰發動後，我們就在最前線，在敵人的後方，和日本鬼子拚命，和漢奸們搏鬥，覺得這種緊張堅苦的生活里面，給予我們現代革命青年不少的慰藉，所以過去的——十年前中秋夜晚的那幕家庭慘劇，幾乎完全忘記了

；不過，一提到鴉片，我就會想像它是世上無比的毒藥，我就恨它！而且？
那幕慘劇同時就在我腦幕上重演。

菁

（有所感觸）……………（欲言又止）……………

張

密司顧，你怎麼樣？

菁

不怎麼樣。

張

我看你心里常是鬱悶的，總像有什麼不可對人言的事？

菁

沒有。

張

（引起話頭）密司顧，你唸過中學吧？

菁

唸過。

張

畢業了？

菁

唔。

張

高中？

菁 不？初中。

張 爲什麼不繼續唸下去呢？

菁 家庭環境不好。

張 經濟困難？

菁 也不盡然。因爲我媽去世太早，爸爸和弟弟沒有誰照應，而且我爸爸……

……（急頓）

張 （等待他說下去）……

菁 我爸爸有時要發氣痛病，和你令尊一樣。

張 好在你父親不吸鴉片，不然，氣痛病永遠不會好的。

菁 （啞巴吃黃蓮似的）可不是。（逃避他追問下去，於是轉到另一個問題……）張祕書，你覺得

我應該怎麼樣，以我的環境而論？

張 在這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青年獻身國家的機會，尤其是像你這樣聰明的人

菁 我也常這麼想，離開家庭，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可是——

張 勇氣不夠麼？

菁 也可以這麼說；不過，主要的還是丟不下爸爸和弟弟。張祕書，假若我現在有像你這麼一個哥哥，我想我早就飛到一個空氣新鮮的地方去了。

張 密司顧，要是你長於寫作的話，你必定可以成功一個善於幻想的詩人。

菁 你以為我的話全是幻想出來的麼？——實在的，我是有一個哥哥。

張 那麼他在那兒？

菁 小的時候就分離了。

張 哦，分離了？那麼，你們以後就沒有見面了麼？

菁 沒有。

張 他為什麼和你們分離？

菁 不清楚。問爸爸，他總不肯講，只模糊地提到過一點。

張 也許里面的情形很複雜吧。

菁 （接近張）張祕書，請你別又笑我善於幻想，假若你也姓顧，我幾乎要認你是我的哥哥了。

張 （和她親密）哈，這樣說起來，假若你也姓張，我不是應該認你是我親愛的妹妹了麼？

（愛之火在他們心中燃燒，菁的臉上頰增幾朵紅雲，張握着她的手，溫柔的目光洒在她的臉上。

菁羞答答地低下頭去。）

菁 （無理的希望）你不能是我的哥哥麼？

張 世界上那有這樣巧妙的事。最不同的是你父親不吸鴉片。

菁 （忠實地）我爸爸也抽這個東西。

張 哦……（思索）我說小寶很像我的妹妹——十年前的妹妹。

菁（驚喜，表示她的希望有些可能性了。）我去叫爸爸出來，看你們認識不。

張不！不！不要想入非非了，那有那麼巧！

菁（不樂）給你介紹介紹也不壞呀。

張請你原諒我，密司顧。你父親很討厭我，同時，我不願意接近任何吸鴉片的人。（表示抱歉）

小（雀躍上）張祕書！

張（對小端詳）真像招弟！小寶，上那兒去了！

小睡午覺。

菁張祕書，你隨便坐，我去招呼爸爸吃飯。

（正欲走時，聞樓梯聲，停住。孫領匡老二由左上。匡老二的服裝很闊綽，歪戴着一頂呢帽，金絲的黑眼鏡和手表閃閃發光。五個人彼此斜似一眼。匡對菁貪婪的看着。張背着身體裝做無事的欣賞字畫。菁偏頭不理，表示厭惡的狀態。匡和孫合做一個鬼臉，小怒視他倆。）

小 孫老鼠！

孫 （惡狠狠地釘小一眼，然後領匡上樓。）不錯吧？

匡 （上樓）還不錯，哈哈！（又掉轉頭斜視着菁）

小 死孫老鼠，還牽一頭牛來！（用手指做兩個圓圈，放在眼睛上。）

菁 （撲赤一笑，繼對張說：）張祕書，你看什麼？

張 （轉身）避一避他們的目光。（記憶）這個戴眼鏡的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你認識他麼？

菁 沒有見過，總不是什麼好東西！（輕語）你現在打算怎麼對付那個姓孫的？

張 我先得探聽他的祕密，因為我想捕獲他所有的同黨，整個明瞭他們的組織關係。而且，那個漢奸頭子——匡老二——

菁 匡老二？

張 怎麼？你知道這個人？

菁 不認識，常聽孫根本說起。

張 這個人又是私運鴉片的首腦。

小 （用手指比作眼鏡模樣）恐怕這頭牛就是匡老二！

菁 別高聲叫，你知道什麼！（小不歡地背着書包由右下）

張 也許。（取出一張照片，抽出一張。）這張照片模糊一點，你看（菁走近來），也戴着眼鏡，大致有點兒像。（興奮）密司顧，我想離破獲這兩件案子的時間不會遠了吧。

菁 但是，你想打算怎樣下手！

張 （思索）唔……（似乎有一件滑稽的事浮現在心里）不過，這個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

（獨個兒笑，菁奇異地望着他。）密司顧，我有了一個很巧妙的辦法，我要找我的同學去了。

菁 你的同學？

張 是的，他是一個情報站的站長。關於這種案件本來是他的責任，他要我幫他忙，同時我對這兩件案子也感到濃厚的興趣。

菁 你不能告訴我你的巧妙的辦法麼？

張 （爲難）……

菁 也許我可以幫忙你。

張 好？我告訴你，不過請你特別謹慎。（與菁耳語）

菁 這樣不是要擾亂秩序麼？防空司令部依你們這樣做麼？

張 不要緊，時間很短。再說，爲了要破獲這兩個大案件，使後方秩序更好起來，使抗戰順利進行，只好這麼幹一下。而且，那個情報站長，爲了便於工作起見，是可以請求防空司令部這麼來一手的。（與菁握手）我走了，密司顧，可能範圍內，希望你幫助我們。

菁 （笑）就國家民族的利益，和我們的友情上來說，我也應該這樣從旁幫助。

張 好，那麼再見，親愛的……同志。（笑着下樓。）

菁 （送至樓口後，便向廚房。）劉媽，劉媽，快把菜熱一熱，爸爸還沒吃飯呢。（下）

（台上冷靜一分鐘，顧的咳嗽聲可以隱約聽到，孫和匡走下樓來。）

孫 （拍馬的動作）請沙發上坐坐，三樓實在太熱了。（替匡倒茶）不是因為方便幹事情，我真不願住到三樓上去，是不是，哈哈！

匡 （大模大樣）樓下駐的是什麼軍隊？

孫 ×軍的政治部。

匡 你應該趕快設法搬過一個屋子，在這兒，多少有點危險。

孫 是，是。

匡 顧老頭在家麼？

孫 在，他從來不出外的，不是有什麼重要事情的話。

匡 唔，你告訴他，第一是要小心。

孫 是的。

匡 第二呢，要祕密。

孫 知道知道——小心就是祕密，哈哈。

匡 (強攢) 小心是小心，祕密是祕密，怎麼好混起來！

孫 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

匡 (取出香煙，孫忙上前替他擦火柴。) 根本，這三千担貨擺在那兒？

孫 是說那些……(改口) 那些肥皂麼？

匡 還有別的！

孫 放在顧老先生家里，(指臥室)就在這裏面，樓上也有十幾箱

匡 你得特別小心，(故意加強語氣)還要特別祕密。

孫 是的，是的，顧老先生還說肥皂生意准賺錢呢！哈哈！

匡 假使他把箱子打開來看呢？

孫 不會不會，那老頭很忠厚，很道德。

匡 不過，最好明天搬到別地方去，因為樓下駐的那個機關，對於禁烟方面很認真。

孫 是的，明天就搬。

匡 那很好。（少停）顧老頭寫的東西大約快好了吧？

孫 差不多了吧。

匡 你告訴他快一點，這個東西一寄出去，就可拿到五萬塊錢。

孫 五萬？（大喜）

匡 唔，一個不少。同時，你可以告訴他，我的烟賬和借款不但不要他還，而且還可以津貼他五百塊錢。

孫 這個我已對他說過了。

匡 他願意麼？

孫 那有那種不願意的傻子，花幾晚的功夫，就是上千塊錢。

匡 你剛才不是說他很忠厚很道德的麼？

孫 他本來是很好的一個人；不過他抽上了鴉片，就談不到什麼忠厚道德了。

（這時，菁端着菜飯上。匡對她貪婪地笑。她使勁吐一口痰，便逕入臥室。）

匡 這就是顧老頭的女兒麼？

孫 （幸福似的點點頭）唔……

匡 （忘記了尊嚴）你真好豔福，哈哈！

孫 （催促）那裏，那裏，不敢……

匡 （看表）不早了。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去接洽。（起立，菁開門竊聽。）剛才在樓上告

訴你的計劃，趕快去辦好。你要知道，日本飛機打算下月就要到我們後方來大規模轟炸。我們的任務，就是分佈各重要地點去放信號。

孫 是的，不再坐坐麼？

匡（架子十足）唔。

（匡欲走時，善速出，故意賣弄妖迷的姿態。匡止步，斜視善，但善却故意走遠他們。匡拍孫的肩膀，以嘴示善。孫悉其意，於是——）

孫 顧小姐，我來跟你介紹介紹，這就是匡先生。

善 哦，匡先生！

匡 久仰久仰。

善 請坐。（拿兩把扇子給他們）匡先生，打算出去麼？你看，這樣熱的天氣！

匡（心鬆如棉）因為不便……噫，吵鬧得太久了。

善 哦！匡先生倒是一位善於客氣的人！老孫就不那樣的。

匡 假使顧小姐不高興客氣，那我就不講客氣了。……顧小姐今年……

善 你們一見女人就是問年紀的麼？

匡（難為情的樣子）不，我是問你……今年在那個學堂唸書。

菁 唔，那才像話。匡先生，我看你比老孫文明得多哩！

匡 （心癢，飄然。）誇獎……誇獎……

孫 顧小姐今天怎麼這樣大方起來了？（奇視菁）

菁 匡先生是生客，能夠不好好招待麼？

匡 不敢當，不敢當。（想到有要緊的事出去，看一看表。）顧小姐，我真感激你的盛意。

改天再來拜望。（立起）

菁 當然囉——匡先生那樣闊氣人，在我們這兒怎麼坐得下？

孫 沒有事就多坐會兒吧。

匡 好好。（坐）不過顧小姐是誤會了我，我實在是是有要緊的事要去呢。

孫 那麼你還是去吧，不要耽誤了要事。

菁 老孫，要是你不願意，就請你到三樓去吧。（送匡一根香煙）匡先生，叫我爸爸出來陪你好麼？

匡 不必，坐一會就走。

菁 （走到窗邊，頭向窗外。）哎呀，外面真熱，簡直……

孫 （暗指菁，對匡輕聲說：）有辦法。

匡 （點頭，笑得露出兩排黑牙齒來。）不過，這是你的……

孫 她不高興我，哈哈。

（警報聲作，衆驚。但菁馬上又現出勝利的笑容，徐徐地走進房里去。匡等覺得她的動作表情很

奇異，但無暇睇她）

匡 怎麼，日本飛機就出動了？

孫 你不是說要到下月才來麼？

（關門聲，汽車聲，人的跑步聲，小孩啼哭聲，以及各種城市的騷動聲漸漸響了。）

孫 我們也暫時跑一跑吧？

匡 什麼話！這正是我們賣力的時候了。根本，你趕快到我剛才指定的最重要的

目標那兒去，知道麼？——就是東南方那個地方，那兒有許多我們的飛機藏在地下呢。（孫應後欲行）喂，信號鎗帶了沒有？

孫（摸摸身上）沒有，——在樓上。

匡你看你就是這樣粗心！快上去拿。（孫走到樓口）告訴你，假使時間來得及的話，就去通知同伴們，地點睇，你去分配一下。

孫是，是。

（孫走上兩步樓梯時，張忽然由左門閃出，用手鎗指住他倆。他倆驚駭異常，向後退縮。）

張舉起手來！

匡（舉起手）這是什麼意思？

張（對孫）下來！

孫（下樓，舉起手。）有話好好說，何必這樣，朋友！

張原來都是你們幹的，嘿！

（菩由內出，張無意地轉頭看她，匡趁機用凳子向張襲擊，同時猛力向張撲去。張的手鎗早已脫落，於是兩人扭成一團。孫忙抬起手鎗，對張指住。菩惱，「呀——」地脫口喊叫。）

孫（喝令張）不准動！

菁老孫，慢……

匡（猙獰地笑）嘿！知道我匡老二的厲害麼！（移步近張，一個耳光打下去。）

張（欲反抗，但孫的手鎗正對着他。）好吧！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孫（奸笑）朋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好傢伙！——你想要我們的命，可是，你的命倒先送了，哈哈！

（孫作開鎗姿勢，忽然一聲鎗聲，孫便中彈倒地。同時情報站站長拿着手鎗進來，對住匡的胸膛。警士三人持鎗隨上。）

張（走到匡的身邊，也是一個耳光過去。匡的黑眼鏡被擊落，他不覺怔住了。）呀！二叔，是你！

匡（仔細看張）你……你是，你是仙朋麼？

長 (莫明其妙) 你們是……

菁 (問張) 他是你叔叔?

張 (點頭) 二叔! 你還是幹些傷天害理的事麼? 唉!

匡 不，仙朋，我沒有。

長 沒有? 匡老二的名字，在我日記簿上已經有一個多月了，而且還有照片呢!

匡 我並不叫匡老二，我是叫張季仲，你不相信，問他(指張)；他是我的姪兒子。

長 (對張) 天鴻，他的話是真的麼?

張 不錯，他是我的二叔。但是，我不敢斷定他是漢奸，更不敢斷定他不是私運烟土的主犯?

菁 他是漢奸! 我剛才聽到他主使孫根本去放信號，想告訴敵人轟炸我們的飛機!

小（背着書包跑上樓來，流着大汗說：）姐姐！警報放了好久，還不走麼？（拉她）去！

菁 沒有敵機來，不要緊。

小 你怎麼知道敵機不來？爸爸呢？一同到防空洞去！

菁（被他纏得沒有辦法）不必去，放的是假警報。

小 是假的麼，張祕書？（張點頭）爲什麼要放假的呢？

菁 別吵了，回頭你就明白的。

長 天鴻，怎麼辦？

張 你問他好了。

長（對匡）剛才這位女士說你是漢奸，而且親耳聽到，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匡 她說我是漢奸，有什麼確憑實據？請她拿出來！親耳聽見的？那我不可以說她是漢奸麼！老實告訴你們吧，做漢奸的，私運烟土的，不是別人，就是她

父親！

菁 胡說！你這不愛臉的東西！

小 （用腳去踢匡）你這頭牛！你爲什麼要說到我爸爸身上去！（說完又踢）

張 （拉開小）小寶，站到這兒來。（對菁）你父親呢？

菁 在裏面。

長 爲什麼不出來——鬧得這麼混亂的時候？

菁 因爲是我告訴了他——是你們通知防空司令部放假警報，並且這兩個漢奸又在這兒，恐怕回頭弄起來受到危險，所以我就不要他出來。——先生，難道你們相信他的鬼話麼？

匡 我並不憑空傷人——不相信，你們不妨搜查一下，看犯法的到底是誰？

菁 搜查？憑什麼要搜查——你自己犯法還要賴別人！

張 密史顧，搜查一下不要緊的，手續應該這樣。（吩咐警士）喂 你們到裏面搜

查一下；但是不要太驚擾人家——對那位顧老先生應該客氣一點。

警

（二人同應）是！（入內）

張

二叔，我們想不到就隔別十年，一向來的生活好麼？

匡

謝謝你，仙朋，只要你不把我當漢奸，當烟犯就算了，什麼生活好不好！

張

二叔，請你原諒我。我爲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不得不這樣。

匡

不得不這樣！仙朋，你現在做了官了，是不是？還認識誰了呢？嘿！

張

話不是這麼講——

匡

你說要怎麼講？

張

……

匡

好沒良心的東西！

張

二叔！你……（氣得發抖）

菁

出賣國家，毒害民族，才是有良心的東西啊！哼！

匡 (咬牙) 妖怪！

菁 你罵誰！說！

匡 就罵你！原來是你有意來害我！

長 顧小姐，他說你害他？

菁 是的，我承認。張祕書從這兒出去佈置捉他們後，不久，他就說有事要走，我恐怕你們來不及，所以就使用一種手段留住了他們。

長 謝謝你！要不然，就給他們逃走了。

(房門開，一個警士拿着幾塊黑東西和一卷文件出來，另一個扭住顧的胸襟。)

菁 呀！你們這樣野蠻！

張 (對警) 這樣幹什麼——不是叫你們客氣一點麼！

警 他是漢奸！(另一個又說) 他是烟犯！

顧 (抬頭見匡) 呀！老二！

匡（呆望着顧）大哥！是，是你麼！

（同時脫聲叫了起來——）爸爸！

菁（又驚又喜，跑到顧身邊。）爸爸，他（指張）真的是我的哥哥麼？

顧（痛苦地點頭）是的，他就是你和小寶的同胞哥哥。（指匡）他是你們的二叔。

小（拉張的手，快樂地叫——）哥哥！

顧（感嘆）唉！想不到，我們一家人，分離時是那麼悲慘，見面又是這麼悲慘……

……

長（覺得事情太奇巧了）原來你們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交換互視，心裏計算着的眼前即將演成的恐怖由眼光中傳流出來。然後大家把頭埋在胸

邊，說不出一句什麼話來。）

長天鴻，這問題怎麼解決呢？

張（極端的痛苦）只要證據確實，我是毫無成見。

長 (問警) 這是鴉片麼？

警 是的。——裏面還有十幾箱。

長 顧老先生，你承認你是私運毒品的人麼？

顧 不！

長 可是有證據。

顧 那是孫根本的東西，他寄在我家裏。——他說這是肥皂，所以我才讓他放在我家。

長 可惜孫根本死了，無法對證。

顧 他就住在三樓——三樓上也有十幾箱。

長 不過，人家可以說是你們合夥幹的。

顧 那我就說不清白了。

長 那麼，你就承認了？

顧 因爲我無法辯駁。

匡 (良心地) 先生，我可以作個證人，這鴉片確實與他沒有關係——是孫根本寄在他這兒。

長 你怎麼知道？

匡 (豪氣地) 孫根本是我所指使的，當然知道。

長 好，這件案子與他無關；不過，你已經招認你自己是主犯了。(接過警士手裏的

文卷) 哦，是本省的調查報告……呈大日本皇軍……還有一本抗戰將領的名

冊……人力物力統計圖……哎呀，還有指示轟炸目標的地圖……(對顧) 這都

是閣下一手製造的麼？

顧 (羞慚而隱痛) ………

長 那你是默認了？

顧 是的，是我寫的；不過，是孫根本叫我這樣做。

長 可是你的責任是不能推却的。

顧 (更痛苦)我並非逃避罪過；我這樣聲明是可以的。

長 那麼你承認是漢奸了。

顧 (沉痛不語)……………

菁 爸爸！(撲到顧身上，飲淚。)

小 (拉張)哥哥，爸爸不是漢奸。

張 (也是沉痛不語)……………

匡 先生，你不能冤枉好人，我大哥並不是漢奸。——他寫的這些東西，完全是受孫根本的托付，孫根本又是聽我的命令……………

長 好的好的，你完全承認了。(又對顧)顧老先生，你跟孫根本的感情怎麼樣？怎麼他要你幹漢奸工作你也願意？

顧 (低頭)和他沒有感情……………

菁 先生，你能原諒他麼？——他爲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所以才這樣冒險。

（抬頭，這時他臉上每個小的部份都是緊張的。嘴唇抖顫着。他心裏的衝動已到了頂點。台上台下的人的注意點都移在他的身上了。）不！不！我不希求得到誰的原諒，因爲，因爲我確實是個罪人，一個不可赦的罪人！……我的妻子，爲了我抽鴉片，（加重語氣）吃毒藥，她就吃毒藥而死！……我的兒子，因爲我，就在地漂流十年！……我的女兒和小孩，從小就失去了母親的愛，跟着我受罪！……有的時候，（越發痛苦）有的時候，我幾乎想葬送我的女兒一生的幸福！……

菁 （哭）爸爸……

小 （也哭）爸爸……

顧 （繼續——）我的罪，是不可赦的！我爲了天天要抽鴉片，天天要吃毒藥，就做了危害國家民族的漢奸！……我是家庭的罪人！我是國家民族的罪人！我（聲嘶淚落）我是我自己內心的罪人！

匡 (大受感動) 不！大哥！一切的罪惡都是我一個人製造出來的，你沒有絲毫罪

過。(對站長) 先生！他沒有罪！你們快把我帶走，把我鎗斃！把我們這羣漢奸，這羣私運毒品的流氓一起鎗斃！(由袋裏取出一本冊子交給站長)

長 (看名冊) 這是你們同黨的名冊麼？——天鴻，怎麼辦？

張 (悲哀地垂下頭去) ……

顧 仙朋！你不必遲疑，快把我們兩人帶走，這是你的責任！

張 爸爸！(復垂頭)

顧 (好像在打什麼主意) 你們等一等，我到三樓去拿一本更詳細的報告下來。(將上樓去，站長制止他——)

長 顧老先生！

顧 先生，請你放心，——我又沒有生翅膀。(帶着緊張勇敢的情緒奔上樓去)

長 (向一個警士用嘴做暗號，於是警士也跟着上樓。) 天鴻，你沒有忘記「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口號吧？

張

（昂首，作堅決狀。）沒有忘記！

（外面一陣騷動，衆人靜聽。這聲音使得菁等不安。果真警士跳下樓來，做出駭人的姿態——）

警

不好了！顧老先生……由窗口跳下去……自殺了！……

菁

（驚呼）呀——

（衆驚愕，手脚無措。菁欲跑上樓，但她馬上感到上樓的動作是沒有經過思考的，於是又往下樓的方向跑去。同時，張和小也在台上以原始感觸的動作無目的地變換着地位。匡被警士抓住，但他毫不介意；他只希望目下發生的事件——顧的自殺——有挽回的餘地。站長處身此境，也被逗引得心慌。就在這種慌亂的場面之下結束了全劇。）

——幕下——

● ● ●

毒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如欲排演須先
經原著人同意

● ● ●

著者：梁 仁 遠

出版者：力 學 書 店

發行者：喻 崧

印刷者：中國合作圖書社

毒

藥

每冊定價
五角

總經售：

江 西 泰 和
力 學 書 店 總 店

分銷處：

各 處 力 學 書 店
分 店

● 介 紹 ●

三幕喜劇

點 金 術

即將完稿

本書係一抗戰喜劇三幕一景以徵募運動為題材內容異常詼諧既便演出亦可閱讀

● 梁仁遠著 ●

本館刊新江蘇省圖書館發給浙字第一六五號許可證

本館經江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泰字第一九五號

7/1